

新編野史曝言

新編野史叢書

第三十一回

小姑娘看淫書津津講學

老夫妻吃熟藥復恨團春

石氏暗想姑娘前日說得是閨女我畢竟有此疑影休說文相公儒雅風流此時病中感額三夜不能無情口省姑娘這一種窈窕身材嬌嬌容貌渾身香艷透骨風流姑娘與他同床而眠如煙中楊柳雨內芙蓉元目令人銷魂何況笑口初開歡情乍暢感恩報德情親懽懽了宛轉於腰肢之間淡洽於肌膚之際文相公當此有不一醉神怡探珠璣王者子姑娘娘只怕知心如我猶未能全信耳因將手悄悄被裡從袴管中伸進把一指輕輕探入璇姑玉戶口見威嚴緊鎖密窗含媚睡中一驚身子直翻過來石氏嚇得粉臉凝羞容失色幸喜璇姑瘦多已極翻轉身來仍睡了去石氏方纔放心上床而睡滿心歡喜道我姑娘如此幽貞真是人間少有又相公恁般方正果然世上無雙我又夫有這等妹子嫁得這等妹夫真好倖倖也這裡自思自喜那邊李四嫂回家因說不動璇姑和衣倒在床上悶悶不樂又因是中秋佳節多吃了幾杯酒又嘈了許多風話倒引得自己慾火上升翻來復去那裡睡得安穩只得伸手下去把陰戶儘力探了一會出了些又氣爬起來吃了兩碗冷水心上涼了一涼覺道好此發後把璇姑之事打算起來道方纔那種光景直頭毫無門路公子這銀米如何消釋明日且去探著他所想之人給公子一信也就不不得無功食祿了但那後手一個元寶如何得滾進門來直想到四更天忽就相着道是呀那不知風情的女子原有四着仙棋如今我止下得着一着怎就退悔起來呢當初我母親替人設謀定計不如破了多少閨女真身改了許多寡婦節操怎麼生下我這不自在兒一個人就弄他不倒我我記得傳授心法說是一切婦女口怕他情實未開便心正無邪凜然難犯我有四着棋子是專開情實的對鎖鑰匙任你千貞萬烈都走不牢跳不過的到得情實開時便如黃河水決閘他不住我不引他他自會來尋我這四着棋子是叫他耳聽着淫語淫聲眼看着淫書淫畫我如今總說得幾句淫語沒當打動那裡便是決絕回音明日須把那三着棋子一齊都下自然便有效驗相定了主意滿心歡喜便覺疲倦起來睡了一晚已是天明急急爬起取些冷水洗了臉就走進來公子早在廊下伺候慌忙領至東宅四嫂把自己的說話述了一遍公子手舞足蹈的喜道說得好說得好就是泥神也要動心了四嫂道那知他竟是沉沉睡去弄得小媳婦情興索然只得回家安置公子大驚道有這等怪事便怎麼處呢四嫂道我到家一夜不睡又想了三條妙計在此因把祖傳秘訣述了一遍公子想了一會贊道這真是仙術但是怎樣行法四嫂道淫書畫是了便拿給他看老爺可有繡像淫書畫了出色的待小媳婦拿兩本去計算送他解悶等他自去翻看這不是兩着棋子併做一着下了麼至那淫聲一事須要張老娘做將出來老爺自去吩咐他方安公子道前面兩着棋子別人家未必現成我家却無所不有我嫌那淫書上繡像呆板叫名手畫師另畫真个面目嬌艷情態妖淫比着平常的春宮冊冊遠勝幾倍口消拿兩部去就是獨有來後一着我却難於出口要你替我轉達了的因急去也了書并三兩銀子交與四嫂道這銀子給與張媽須要將龍像龍虎像虎方好四嫂應諾出來悄悄向張媽說知張媽脹紅了臉兒道我這緣一把年紀怎好妝這鬼臉到日裡還如何見他面呢四嫂道你須曉得公子性兒我昨日那些風話又是肯的嗎也只為銀子面上你只

消到晚來吃幾杯酒尋了面孔他便說你酒醉就不也是正經夫婦幹的事又不偷了別人家的漢子怕甚麼醜呢我們小戶人家隔着板
簾就有人睡若像你這樣面重也不過得日子了我記得那年與你四叔做事興發起來我性命都不顧了嘴裡還心肝肉肉親爺老子流
水的喊出來把一張牀咿咿啞啞的響个不停鬧得那隔壁錢老爺半夜不曾合眼明日看者我扯開嘴只顧嘻嘻被笑我彈着櫃子說道
你笑我麼我家夫妻兩個幹事又不開着門着還有舍仔好笑那家子不是這樣來那啞着聲不發出來妝腔兒怕人聽見的倒是虛心病
走邪路的老娘是正經直頭子人幹得快忙就喊兩句却是拳頭上立得起人的你敢扯着房嘴笑我麼那錢老爺被我一頓數落老大沒
趣我臉上紅也沒紅一紅有舍仔害羞呢張媽道這也罷了只是我家的東西似棉條兒軟的怎得興發四嫂道這銀子就是你的興了
你一面想着銀子的好處一面思量少年時幹事那樣的高興把張老爺緊緊癱住了把身子亂顫亂凸搖得那牀咿咿啞啞的響把銀子
當了張老爺嘴裡心肝老子的浪叫他們在隔壁聽了那裡知道是假的自然認你快活到極處了聽動了火怕他心裡發起癢來嗎張
媽點點頭接了銀子四嫂道我還有句話問你你這大姑娘許了人家沒有我着他出神光景定是想着甚人你可知道是那裡人甚名甚
姓家道如何可有才貌是怎樣訂約的細細說給我聽張媽道自從過了七月半他們通不和我說甚話了我也虛心病沒再去問他從前
劉嬌子說過他有个患人姓文住在吳江是个秀才祖父都做過官卻沒提起名字劉大叔把張姑娘許給他做小那姓文的留一牀褥子
要了張姑娘一个手帕去原說半月內就來娶的過後不見他來劉大叔總去尋的只不知他的窮富那相貌據劉嬌子說與張姑娘正好
做一對兒四嫂道我便疑心大姑娘睡着那條褥子怎這樣富麗配不上那帳子被頭原來是姓文的留的表記他有這牀褥子家裡定然
豪富又是个秀才想必也有才學與大姑娘正好做一對這相貌不消說是標致不過的了怪道我的說詞說不進去如今且去與公子商
議則个於是別了張媽急向公子說知公子踢脚歎氣急急去通知聶元四嫂出來做飯吃了來看張姑這日張姑身子略好正在勉強梳頭
四嫂嘻嘻着嘴說道昨日我也吃不多酒怎麼就醉了在這裡不知說了許多痴話敢怕笑壞了你們哩張姑道酒在肚裡事在心頭那裡
是痴話也沒人敢笑你四嫂道只要你們不笑就是了老實和你說罷你就是笑我也也要說我是這樣見識人在世上不多的日子每日
扯開嘴只見笑總不枉了為一人一世若是終日感着眉頭淹淹悶悶便與陰山背後愁神怨鬼無二裡邊大奶奶娘們心裡有甚煩惱就
來尋着我了我走進去連聲帶磨一陣亂嚼把一屋之人都哈哈的笑了大奶奶好不喜歡說道李四嫂你是真个佛見笑哩大奶奶不過
口頭言語被這些娘姐兒們一傳就傳出了名後來我走進去不要等我開口他們就先笑做一堆說是佛見笑來了吃我說道佛見笑
還不足為奇我个石見笑哩大奶奶道怎麼石見笑我說那佛最會笑的你看那彌勒佛成日扯開一張闊嘴呵呵的是極會討快活的人
不消我去對着他要子只有那石頭是个笨東西再不會笑的不等我開口來他就亂滾着笑做一堆這不是石見笑麼大奶奶笑道好
婆子倒被我罵了去把我們都當做頑石點頭哩四嫂正在隨口亂嚼只聽外邊有人叫喚張老實接應出來道我說是誰原來是胡朝奉
朝奉回家有四五年光景了是幾時來的寶貨還可在斷橋廢廟朝奉道我是本等不出來的了被一个朋友拉出來說我的主顧多要領

朝奉回家不四五年光景了是幾時來的實貨還可在斷橋廢廟朝奉道我是本等不出的了被一個朋友拉出來說我的主顧多要

他認識識識只得上來走一遭下是下在斷橋卻不帶貨多來一來與你是老主顧要會你一會二來有個口信還有些銀子要親手交你所以造府的老實道是甚信息定交有具銀子朝奉道還是十月裡在鎮江飯店裡遇着貴處一個人姓劉說是你的親戚那人說到姓劉璇姑便側耳細聽石氏慌忙在門縫中去看只見那客人在兜裡裡掏出一封銀子說道他病在飯店裡奄奄一息我便不認得他他却認得我知道我與你熟識我要到杭州他說有刺的幾兩盤費託我帶來要親手交與你的老實吃了一驚接了銀子忙問道他叫甚名字與我是甚親戚如今病可好些只見那老客面上慘然不樂答道不要說起第二日午時就沒了他的名字忘記問了他他原住在湖上五月裡逃板的他叫你表兄張老實滿眼掛出淚來璇姑也覺兩眼酸酸的汪了眼淚這石氏如萬前橫心一陣亂跳早已暈死在地璇姑嚇得魂出與四婢連忙扶救張媽也顧不得客人在外飛奔進來大家救醒那朝奉便要出門被老實一把扯住說道這事還有可疑正要問个明白哩這璇姑勸石氏道也還未見的實又沒恰仔憑據未可全信即使果有此事也須問明了地方及店主姓名好去收拾骸骨埋葬祖坟到那時從容殉節總是道理石氏只得咽住哭聲聽着張老實問道我一個表弟姓劉雖係出外但他並不要到鎮江去如何朝奉說在鎮江店裡遇着他就是病了也該胡亂寫个草信怎麼字也沒有一个至於行李衣物也該拿一兩件回來做个憑信因何一件俱無只怕還另有其人不是我這舍親姓劉的朝奉道你說的這位令親就是我遇着的是不是我却不知我只管寄銀信就是了至於床鋪等物說也可憐你說他還有甚麼信物寄來嗎我記得是七月初頭天氣雖熱他卻是赤身睡在門前連單被褥子都是沒一條如何得有寄回呢老實道他出門時帶有行李到那裡必定帶着若說缺了盤費典賣掉了就不該刺這銀子了朝奉道我也曾問過他說是原到吳江找他一個姓文的親戚因那姓文的已往安慶拜什麼年伯他就慌忙赶到安慶找着了姓文的同着吳江兩個朋友合坐一隻江船下來一路在長安安無事宣和船到鎮江正要收口忽起大風打在金山脚下船在石上撞破一船的人都落下水去江邊許多救生船隻趕去撈了一個不識姓名的船家合你這劉令親還有姓文的一个家人其餘都隨流水流到大江裡去了你令親說到那裡還想着那姓文的只顧淌淚倒是我再三勸住了石氏扯住璇姑痛哭道姑娘我和你一般苦命了璇姑收了眼淚低低勸道嫂嫂不要急壞了此信大都是假晚間和你計較就是真的我和你安心就死正好結了夫妻亦不必徒作楚囚因之泣石氏也沒心腸去聽下文的話景坐在椅上出了神去直到客人去了老實哭將起來把一封銀子放在桌上說道我看表弟也不像個短命的人那知道連此橫禍我方纔細細問明原來表弟救起來時只穿得一條襠子因船裡暑熱把衣服襠子都脫掉的鞋子也擦在江裡到岸上纔買一雙草鞋穿着這銀子虧得放在身邊沒有失落說是還有姓文的銀子在內棺材是隔目前已托店家賣就的寄銀之時已經垂危寫不動字了那店家住在鎮江西門大馬頭上姓王叫做王三道若要收拾屍棺早晚我替你罷休要苦壞身子四嬌子你替我勸勸這也總是前世事了老實哭了出去四嫂和張媽都含着眼淚勸了一會也自去了石氏問璇姑道我想起來這信竟是真的呢吳江一水之地文相公來不來與該回家怎

就耽擱到三四月這寄信客人怎肯把自己銀錢來哄騙人家你方纔說此信是假是怎麼緣故璇姑道我也因哥哥出去杳無消息日憂慮方纔一聞凶信原是驚惶只因沒有確據尚未深信到後來說出翻船之事我便猜破九分知道這信是假的了石氏道江中遇風翻船這是常事怎麼就不信呢璇姑道哥哥相貌將來止有際遇至又相公大耳豐顙尤屬期頤之相況他立心仁厚度量寬宏仗義扶危濟人利物論積善餘慶之理何至不保其身即或氣數不齊斷無橫死之理那惡奴見我誓不從自然懷出奇計先寄此信絕我之念然後再來說誘活我之心那寄書之人與這銀子定是惡奴所為我和你不要被他惑了石氏大悟道璇姑所料十有八九但你哥哥與文相公因何並沒信息你哥哥又在暗九算命的俱說要防大病我們畢竟向鎮江店裡去討一確信總得放心璇姑道明九暗九之說最是荒唐命理深微又豈庸夫所測哥哥與文相公俱有別故耽擱亦非異事我們兩個女子如何出門舟中既為敵國則所託何人不是領入惡奴陷牢即串通奸徒弄成疑塚我們亦無從辨識不如專心守在此間把這把皮刀這條苦命黏在一處或者災消福至哥哥忽然回來便可脫離羅網不然則數在難逃我和你視死如歸姑嫂二人攜手於九泉之下安心等着哥哥與文相公陽壽終時再圖相會便了石氏此時疑團已破便不甚悲傷道姑娘識高心定見理透徹料事如神使奴家頓開茅塞我和你安心守去罷了因把銀子送還口說托張媽藏收竟不提易服搬棺之事到了次日四嫂來打探了幾回不見動靜待到將晚時候又走進房來說石氏道這信不知是真真假就是真的也是大數無可奈何的大娘年紀正小也不要丟思量他尋的事體做做或者看看書下下棋分分心也好休得苦壞了自己大姑娘更不消悲感手足分上却也不難怪橫豎有人照應將來遇着貴人尋得好對頭你嫂嫂是賢慧的決不虧待況住在至親家裡鄰舍又多大姑都著還你享的富貴榮華大姑娘我帶來幾部書替你們兩個解解悶閒着和你嫂嫂看看勸勸他我明日再來看看說着重到老實房裡叮囑了張媽叫他管着他姑嫂又不知說了些什麼話咕咕嚕嚕的半歇總轉身出門去了這裡石氏璇姑竟把昨日客人寄銀報死的事闔過一邊兩人在房裡也不提起張媽留神察着頗覺訝異轉思莫非聽了李四嫂的話就不悲傷或是在那裡看書看出滋味心無二用果是如此四嫂所說的如今兩着棋都點了眼今夜那末着棋不消再下了正在胡思口見張老實提着籃兒買了些現成熟肉燒鴨重葷之類右手携着酒壺笑嘻嘻的走將進來張媽迎着忙去接了兩人走到房裡老實向內壁吸了一根嘴張媽說來也奇怪今朝兩個竟沒提起二字老實道戶事有轉機了我們晚上趁這酒看戲他兩個同吃帶點酒意那事兒就容易動了張媽不各口管翻着籃兒忽失聲道阿呀你這老頭兒瘋了怪事情買許多東西復低聲道你當真起來了這不過是個由頭兒你還記得併親的那夜你一杯我一杯吃得半醉同進房來幹那一生一世第一遭兒如今沒怪快活的就是要吃酒助助興戶消十二文買包豬頭肉和你兩人油一油也就殺了你倒要吃起和合飯來只怕你那棉花條兒就在酒裡浸了三日也不會硬朗的老實臉了臉戶是笑張媽拿了酒有在外面桌上擺好趕去燒飯忽聽門外有人喊叫老實進來說李四嫂和你說話張媽丟了火鉗走出來四嫂用手一指跨出門外交頭接耳了一會張媽

曉得進來老實相問道四嫂袖裡塞出來的是信東西張媽不合低着頭燒火停會飯熟進去請了石氏璇姑四人坐下一同吃着張媽開口道這是老頭兒惡你們傷心特地買來替你們壓驚散悶須多吃一杯兒璇姑等着見酒有因住在老實家裡已是四月油煎豆腐都沒嘗過今日怎得如此破鈔不免疑惑因推不會吃酒把張媽揀的一塊重蛋吃了石氏亦略為領情便起身進廚盛了兩碗飯同璇姑吃畢道聲失陪先進房去外面老實夫妻居然你斟我的酌把這酒都收拾到五藏廟去酒已微醒胡亂吃過了飯那知張媽從不吃酒一兩杯落肚登時面紅耳熱氣逆頭眩也斜一雙七八層皺紋的俏眼向老實道我已支撐不得你去收拾廚下罷老實真不把盤兒碗兒杯兒着兒盪兒瓢兒一件件收拾起來連那桌上的盞兒碗兒荷葉兒一古惱兒去入薰其之內然後到廚下洗抹乾淨息火出來石氏璇姑早把房門關上老實進來張媽躺在床上訐聲如雷老實則怕悞事忙向推醒起來斟過一盞茶却是冷的張媽呷了一口覺得酒氣減了好些聽着內邊房屋寂靜聲息燈火尚明知道未睡老實與張媽商量做那勾當却自知年老不敢輕試張媽說出李四嫂叮囑的話倘或支架不住還有解藥老實方始放心兩顆紅丸各嚥其一將茶送下於是息燈上床爬在一頭睡下這裡石氏璇姑因老實夫妻今晚買些酒菜早已起疑隨後李四嫂又來鬼鬼祟祟不知施出怎樣毒計却不道老夫妻有這等事璇姑擔驚已久自戩頸之後公子未嘗不來變出花樣百般引誘都有些人貪財獻勤之故以至心猶未死料想今夜斷無他故因把四嫂送來之書展開一看是一部會真記一部嬌紅傳一部好逑傳板清紙白削首繡像十分工緻約略繙閱已得其大概指着書道嫂嫂四嫂拿書來恰在客人寄銀報死之後惡奴奇計愈覺顯然但這惡奴費盡心思百般纏綿為何得了你我兩個女人就要跳出坑窠別尋佳處卻又哥哥主意搬到這裡來的定為他們所阻你我若命應終於此死固分內但差哥哥與文相公均不知道這些人混進黑白轉惡污名難受耳石氏道我若惡奴不過執性成驕奢淫佚之尤論到底來並非陰險這些人在他跟前獻勤圖他財帛止道姑娘是個尋常女子不慕財便愛貌的生長小家伶仃孤苦即使姑娘絕世聰明他還恃着顧影少年風流才子必有一端可以動得你心若不是旁人撮弄你看那夜之後已是絕了蹤跡豈非惡奴尚有怕事之心不比別的強暴廢姑娘拿定主意不動聲色再付他幾個決絕回音或者惡奴心冷我和你你就災消禍退了璇姑道我也如此想就是那夜他見勢頭不像口管發抖怕奴跑出去竟見公子性兇還是面皮的看那相貌也不是下賤若使改邪歸正功名富貴也可操券只是祖父撐下家財現成享福逸則思淫專在粉黛黨裡過活邪氣日深正氣日薄引入旁門左道妄想昇仙鍊習採補那班妖道供養在家怕就是禍根哩其餘的人不是他家人小子便是住房戶那個不奉承他自幼至長不歷艱險不聞規諫就把良心泊沒想是他連氏祖宗及現在做尚書的造孽太重不該有個賢子孫這也是一定的理但我落在坑窠之中橫豎不能跳出若以勢力相爭終於一死不如寫幾句偈語夾在這書裡使他見了或者教發他羞惡之心再亦或可以報應禍福動之所謂疾馳之馬見石回頭方熾之炭入水便熄天下事惟陷之深者其出愈速窮極則變理有固然我且試他一試石氏未及回言忽地雙眉直豎起來怒容可掬側過耳來

在那裡細聽璇姑取出一張紙提筆便寫正是

欲傳振聵驚聾語

萬地殘雲破雨來

石氏聽得不耐煩低聲問道姑娘聽見麼璇姑尚未寫完答道可憐可憐仍舊在那裡寫石氏方纔念火中燒怒髮直指恨不把自己兩隻耳厚用力割掉總是乾淨却見璇姑毫不在意說可憐二字便覺心地清涼想到他們扮鬼作祟徒勞無益如今兩老竟連命都不要起來實在可憐無奈隔壁的聲音越發響起來了起先不過尋常之聲到後來那隻竹架的牀咕咕格格震動不止淺房促屋靠窗腰壁貼緊兩人坐處竟像是墻塌壁倒的光景連一椀燈盞都要震動桌一茶杯硯臺恁恁的移動聽見張媽只是叫卻又是氣喘吁吁叫了這聲接不著那聲老實因貪銀錢在那裡死命用力貪財忘命不顧年紀張媽咬定牙關狠力忍著老實伏在肚上汗流氣喘停了半晌聲息漸微張媽覺他四支沉重掙眼有時只見老實兩眼已翻竟犯陽絕而死頓吃一驚霎時間轉喜為悲忍不住淚如泉湧却不敢把他推開緊緊抱著哭了十來口氣石氏聽得明白走下牀來喚醒璇姑坐起再聽約略有頓飯時張媽帶哭聲叫兀自不應正是

不道黃金能買命

偏教丹藥快傷生

總評

四嫂看風使舵口舌翻翻兼奉母傳仙著助以雙道假書當其危者難乎免矣而璇姑不動聲色順應有餘匪特心定守堅亦緣品高識卓素臣諸妾俱臻絕品而璇姑尤為巨擘其極力襯托出素臣之神品可云筆妙

璇姑初聽大郎死信未免驚惶及聞涉及素臣即知為連城之計不重素臣而決其不死輕大郎而信其死也氣數不齊內已包素臣早夭之意所不信者其橫死耳且專報大郎與連城圖為尚隔一膜至并拉出素臣則奸謀隱然可識此所以一信不一信也然非透骨聰明何能徹然言下其卑識自不可及

皮刀苦命粘在一處讀鸛鵲語不知出自何人鵲突至此乃忽然一照空明如水晶屏風令人屢欲手捫不覺觸頭

璇姑所見俱高出石氏一頭地與素娥所見俱高出鸛鵲一頭地這作章法至起可憐之心則正與石氏相反而與素臣之憐田老者如出一口可為是夫是妾

璇姑一詩消釋張老夫妻無限氣力此真穢中發出九德嘉禾上為國瑞下瞻民食者尤妙在燈油已盡璇姑上床忽忽石氏慌忙收拾書本開出後又立地翻空世界豈非絕世文心

前一次淫聲石氏則始而驚訝繼而汗耳繼而指髮及聽璇姑可憐之說心地始覺清涼至後一次則一片驚悸之念矣璇姑感人之速如是後入素臣之門遂有顏子之目也固宜

璇姑忽然暗想奇絕神行官止目無全牛細意發貼裁剪滅蹟不止綴寫閒情而已

第三十二回

疑心成暗疾結將姊妹救親夫

幻術攝生魂請出娘娘招怨鬼

石氏與璇姑忙出房去要叫應張媽聽張老喉中轉過氣來張媽哭聲漸住便縮住了口悄悄的躡足而聽見張媽低叫幾聲張老微微答應想不妨事方縮轉身回房又待一會見沒動靜方纔上床而睡次日天明石氏璇姑出房幾回不見開門直到早飯時候張媽纔叫應石氏說是夫妻二人同時病發不能起床有米蓋在鍋裡叫石氏自去煮吃石氏不便問他病原應了一聲就去燒煮外面李四嫂敲門問信璇姑開門進來問知二人發病報與公子公子跌脚懊惱急取兩枝人參兩丸解藥付與四嫂令給老人夫妻分吃四嫂領命來敲張媽房門張媽低聲答道我下身癱着哩掙不起來這門門活絡的你搖了開來罷四嫂把門搖開也不顧老實任在床把參藥遞給問他病勢張媽道都是那兩丸藥兒幾字斷送了兩條狗命如今兩個人都癱了下半身動搖不得這怎麼處呢四嫂道你兩人且吃了解藥再處一面更進璇姑房中探聽動靜道這張大爺命合張大娘昨日好好的怎忽生起病來璇姑道天有不測風雲四嫂是知道的怎倒問起我們來呢四嫂見話裡有針趁口說道這還怕不知道人原是極空的今日上床睡覺脫了鞋子不知明日連下床穿得着穿不着哩所以我說認不得真該討快活大姑娘這書看過沒有璇姑道都看完了四嫂道這書比那兩部好看些嗎璇姑道四嫂拿來的書自然一樣好看的了只可惜枉費四嫂一片心機却扯着我們這樣蠢人連四嫂說的那頑石還比不上來哩四嫂累你原拿了一去却不要再費你手脚又換條仔好看的書來了四嫂知是觀破機關因扯着話道我原說不知道這書的好歹快拿了去罷不要惹你了你大大耳刮子打過來打爛了這兩隻破蒲扇拿仔你去搗風爐呢璇姑道誰敢怪着四嫂只是辜負了你一片熱心賜你不要惱就是了四嫂一頭走一頭說道我是說頑話兒你就是打我我也要打的不知怎樣的見了你心裡就喜歡還背惱着你麼四嫂拿書進去送了公子把璇姑之事述了一遍道小媳婦見人也見千見萬從沒有見這等精靈古怪的女子老爺有甚別的主意再去打耳若單靠着這些引誘的法兒怕是沒用的哩公子呆了一會道你且出去等我再作計較有用你處你且不可推辭公子打發了四嫂出去暗想天下怎有這等人竟是一塊死木頭是無生氣的我看他眉目間那一種靈秀之氣絕不似呆傻的人怎麼聽了那般聲響看了這樣畫畫竟是絕不動情的因隨手把書揭開越看越愛只顧不信起來再看那一部時見有一幅紙字露出些頭取來一看如兜心着了一拳口定目呆手足無措天良忽動反復細看滿頭滿背似百十桶冷水一桶一桶澆將下來寒氣入骨毛髮俱豎不覺長歎一聲道此女中聖賢也我連城妄想圖謀罪通於天矣因提起筆來在紙後寫道

我不淫人妻人不淫我婦天道已見瑞斯言誠不朽小人度君子窺天而自牖磨乃益不磷涅乃愈無垢從茲一片心廓然空所有百拜受箴銘前愆能贖否

公子寫完自己念了幾遍收入過去良心一現便覺從前所作之事沒一件打得過去身子頓然疲乏起來隨攜了書本到書房中和衣上

床不情不緒的睡了。大奶奶出來看了幾遍放心不下喚醒公子問何為早膳不吃只顧沉睡公子嘆口氣道多管就有病來你摸摸我頭上着大奶奶道我摸過兩遍有些微熱想是連日早起冒了些風寒因吩咐家人請了一個醫生吃了一帖發散藥死到得夜來反是大熱不退大奶奶着忙叫了大姨三姨同到書房相伴了一夜次日又請了三四位高明醫生公議一方也不過是解表實中之劑壯熱雖退仍帶微熱醫了兩日總退不清兼之心緒不佳不貪飲食日復一日一個精壯後生竟弄成弱症光景大奶奶奶吃驚道這真是相見不見效因考問書童繞把圖謀瑣姑之事吐出道自從李四嫂給了回頭便得此病其中細底須問李四嫂方知大奶奶吃驚道這真是相思病了怪是百藥無效如今風姨春紅俱死何妨再添一妾但他如此圖謀不能上手可見其事甚難的了如何是好因急急的去叫了李四嫂來四嫂也就不能隱瞞口得從實說了道小媳婦原怕夫人見怪當不得老爺發起起來要把小媳婦立時推出屋去小媳婦男人又不在家怎好到露天去睡覺只得依了老爺去做說客那知這瑣姑竟是一塊石頭隨你花言巧語休想動得他分毫老爺這病若要他醫只怕是斷斷不能了大奶奶道老爺去謀他他還怕我不容如今我去求他他敢還有些活動呢四嫂道小媳婦聽老爺吩咐也曾假傳聖旨過的當不得這個女子古怪異常說他笨蠢他又透骨聰明說他伶俐他又一味呆實況他就是個降瘟瘟的使者惹他不得從前二嫂輩老爺割雞不多幾天吊死了轟道官替老爺設謀得了白濁症了後來小媳婦與張老爺夫妻被老爺逼不過也效些小勞如今張老爺是得了瘡陽症了張媽是下身癱了小媳婦是成了乾血癆了老爺也生起病來誰敢再去惹他李四嫂因八月十五夜裡那兩碗冷水正吃在經水將來把經頭逼住月事不行惡事大行夜熱晝寒所以說成乾血之症大奶奶大驚失色道他一個小小女子又沒神通怎能便算計他的都怪奇禍呢四嫂道小媳婦也相求他兀會推天算地怕不如挑花女神通廣大連周公都弄得七顛八倒若沒有真武菩薩搭救這性命就不能保哩我們這樣千方百計去套弄他他總不以為意倒把算計的人一個個非病即死這不是桃花女的後身嗎大奶奶急問怎樣推天算地李四嫂道小媳婦也不知道只見他桌子上畫着許多白頭月亮星宿的圖兒老爺吃了一嚇說是在那裡推天算地他就在此星宿裡邊弄點子免得敢就生災作禍起來只怕也不要別的神通哩大奶奶聽了這一席話真如天雷劈腦一般合着兩眼眶淚來勸公子把四嫂之言述了一遍自己又苦切勸解道據我看春紅這了頭也不像短命的怎就如此慘死是他先開口稱贊引動你的心腸所以是他先得禍了天下美貌女子儘多你何必苦戀他只要你病好起來我差人到蘇州揚州各處去包你討幾個絕色女子來伏侍你便了公子忽聞此言知事已敗露且心已皈正正自心虛便從春紅想起果然始事與謀協力之人一個也逃不脫更是驚懼非常哭着說道我從前愛他美貌實是圖他到後來已是放心不放再萌邪念你若不信那廚中嬌紅傳內現有和詩你拿來看便知我心迹了但李四嫂說他竟有神通能降禍害若果是真則我實為我肯他之恨我更不比他人我這條命是要斷送在他手裡別無解救的了大奶奶淚如泉湧忙取那詩出來先看瑣姑一首嚇得伸了舌頭半晌收不進去又看劉後還一道暗點暗頭呆想了一會安慰公子道相公且息驚惶總在尊身上包管他回心轉意不來降禍於你公子驚訝道你與他未晤一面未交一言況這女子是再拿不定的怎說

得這般容易大奶奶道我看他這詩竟是女中聖賢我以至誠動之斷無不起惻隱之心者待妾身竭力去挽回便了公子那裡敢信但除此亦更無別法因催促大奶奶去懇求大奶奶不敢怠緩慌忙換了衣服吩咐把住房的男人都教暫住牆門外一避帶着丫鬟僮婦拿了蘇條茶具來到璇姑房中來璇姑與石氏自從張大實夫妻病即都是他兩人去煖茶煮飯照管門戶重新當起人家却喜公子有病心上放寬四嫂不來咕噪且根清淨倒也安然無事這日忽聽紛紛傳說夫人要出來定有緣故正在猜想只見許多丫鬟僮婦擁着大奶奶進房已得起身相見大奶奶把二人一看估量着那年少不戴髻的是璇姑暗付道怪是相公自計謀他春紅那雙眼兒也自噴噴歡美原來有如此美貌真个我見猶憐石氏與璇姑把大奶奶一看暗道容貌雖不甚壯重却也不輕狂舉止雍容果是大家風範大奶奶先開口道妾身不知二位降臨失於迎迓拙夫還有許多冒犯更乞寬宥二位請上受妾身一拜玉梅便把紅氍毹鋪下石氏連忙去扯道妾等係小家女子何敢與夫人抗禮妾姑年幼性執或有衝撞公子處還望夫人寬恕石氏璇姑正在謙遜那知大奶奶已是跪將下去只得急急跪下拜了四拜起來大奶奶叫了丫鬟擡進三張交椅讓姑嫂二人上坐石氏道夫人像何等之人賤妾等敢於侍坐大奶奶道二位雖暫屈違門俱是太貴之相理該上坐不必過謙石氏道就是夫人以貴下賤也只可容妾等侍坐況且下榻於此幸辱先施何敢攖妄大奶奶道二位下榻之地即係妾家寶主之禮是一定的何須過謙石氏璇姑告坐大奶奶一把拖住這怪妾身沒有告坐了二人又讓了一會只得僭坐了鬟送上香茶大奶奶把石氏細看暗付若沒璇姑在坐也就是上尊婆妾身復看到璇姑真覺眉目之間有絕世聰明流露出來越看越愛幾欲以目成因說道妾身有一句不知進退的話不知可好冒瀆否石氏道夫人有何見示大奶奶道此位想是令姑妾聞人多矣未見令姑之丰神暢朗氣度中和麗若明珠潤如美玉者而才逾謝女讀佳句而神馳節過姜閨人言而心往昔人云見江瑤柱未有不榮頤者况麻姑麟脯西母瓊漿乎見慈雲而不拜是入寶山而空手回者也令姑姓劉幸同諧五百年前合是一家意欲結為姊妹以表仰慕之忱雖似空談言深實乃班荆傾蓋不識可許棄後得倚玉樹石璇姑暗付此惡奴苦肉計也因正色道夫人乃月中仙桂奴家係巖下焦桐斥鴳詎可依鵬鳥鴛鴦堪堪遂鳳齊大非偶古有名言結拜清倫今有明葉夫人雖雅意下交奴家則何敢上瀆這却是萬萬不能大奶奶見璇姑聲色俱厲愀然若失沉吟一會會過言來說道姐姐莫非疑我以編紉之辭為寒修之計乎愚夫婦蒙你詩中之誨感入心脾拙夫既痛悔前非愚妹更力圖後報若所言非由衷賜則大日在上當使愚妹身首異處聖人詩人改過姐姐豈絕人自新因把公子和詩朗吟一遍道拙夫此時畏姐姐如神明敬姐姐如嚴師遵敢有一毫不肖之心願望姐姐勿念前嫌俯從鄙意為幸璇姑見大奶奶語意直誠誓詞激烈因謝罪道奴是驚弓之鳥是以見不而發今聽夫人侃侃之談自悔奴家碌碌之見尚祈原諒勿以介懷但結拜之事究非正理奴家寒賤實耻仰攀遠望夫人憐察大奶奶沈吟道結拜既非正理姊妹自可相稱豈同姓之人亦作異姓稱謂耶因逼着璇姑改口璇姑只得改稱姐姐大奶奶連連答應道一萬福說是妾身產長竟是僭妄改稱賢妹了因復逼着石氏石氏也只得一聲姑娘大奶奶便連呼嫂嫂一面吩咐家中備酒送來一面叫了丫鬟僮婦叩見石氏璇姑連忙去扯却被大奶奶攔住只得受了大奶奶心愛璇姑真如嬌

親姊妹一般百般親熱。璇姑也不免略致殷勤。讓到後來漸漸投機。石氏也不記前嫌。但懷酬各須臾。酒席迭來。使不甚推辭。照前坐下。酌酒談心。飲過幾杯。大奶奶叩問璇姑。恩厚之外。還精何技術。璇姑謙說。百無一能。大奶奶認是良賈。深藏因說。道承賢妹稱我為姐。則拙夫就是姐夫了。李四嫂說道。他的病是賢妹顯的神通。豈推愚姐之愛。寬其一線。使他病體霍然。則感恩不盡。多璇姑道。李四嫂怎如此混說。妹子非妖非鬼。有甚神通。大奶奶因把李四嫂之言略述一遍。道。凡係該局哄誘之人。無不立遭禍害。賢妹既精於天官之學。豈不別有神通。你姐夫這病。自係賢妹所使。萬望開一面之網。生當銜環。死當結草。以報大德。說罷。滿面流淚。跪將下去。石氏與璇姑方始明白。大奶奶此來之故。璇姑慌忙扯住道。公子之病。實非愚妹所為。但心正則諸邪不入。公子只要牢守此心。止行正路。不蓄邪謀。則此心如日中天。一應邪惡皆斂迹而退矣。愚妹既承姐台愛。從前之事。俱可付之浮雲。即有侵蝕。亦不敢放。況本一無所能。大奶奶太喜致謝。道。只要賢妹果能忘情。愚夫婦就銜感不盡了。於是金神屢勸。王著勸催。笑口銜歡。各頌德言。飲到天街禁夜。漏滴銅壺。方纔撤席而去。只苦了趙大等住房之人在牆門外等得。个不耐煩。到了明日。大奶奶吩咐出來。給奶奶與姨奶奶供給。都在裡邊送出吃剩的就給與張老實夫妻。又叫大姨二姨出來拜見。諄諄致謝。真个事有湊巧。公子自得了大奶奶之信。安心調攝。胸無雜慮。這病竟一日一日的好起來。到了初九這日。病已霍然。兼值節令。大奶奶備酒與公子起病。午後又備一席盛席。出來與石氏璇姑過節。席上便述公子病痊感激國報之意。此番議會比前更是不同。大奶奶因公子病愈。有一片銜感之私。石氏璇姑連日來承大奶奶相待殷勤。亦有綢繆之意。大奶奶出自名門。頗通古今之事。石氏璇姑舊家根蒂。生性聰明。閨中互相師友。把祖父留下來的幾本破書。開着就着。也使爛爛斑斑。有些舌重。在肚不比那小家之女。了酒席之上。彼此酬酢。弔古攀今。竟結了閨中之契。璇姑暗想。大奶奶資質甚高。亦通情理。因何一任公子胡為。君子與人為善。趁他悔心之萌。去感觸他一番。倘得反邪皈正。也不枉他殷勤下交之意。因遂慨然道。愚妹有一句不知進退的話。奉勸大奶奶不等說完。即拱手請教。璇姑道。公子天資高妙。學問淵通。似應潛心經術。振起家聲。何苦養着這些妖魔鬼道。孽邪淫術。謀以致外。破人節內。喪己心。古人云。名教中自有樂地。豈可錯走路頭。自貽伊戚。神仙原屬渺茫。藥丸為謬妄。古來帝王服金丹而致死者。甚多。現在張嫂夫妻與前日春紅姐俱是前車之鑒。漁色者大此實至。言姐姐當力勸公子親正士達。邪人守身如玉。避色如仇。以邀來福。而免後患。在公子固不宜貪片刻之歡。貽終身之害。在姐姐亦不宜博大度之名。忘脫簪之義。也。況那班邪道。何所不為。即李四嫂說。聶元專哄幼童。所云白濁之病。亦出自幼童之口。則其人可知。其餘亦可知。近更既恐自污。養虎亦及。噬更有逆徒。益益漏跡。其中一旦事發。則公子實為遺迷。王翠淵數黑妹竊為姐姐寒心。大奶奶悚然失色。道。賢妹之言。字字金玉。此連氏祖宗之福也。愚姐向來如蠅處。榜中今蒙提耳。愧悔交集。當以賢妹之言。銘著肺腑。力諫拙夫。改絳易轍。以避禍患。因出席跪拜道。愚姐不遇賢妹。則虛生人世矣。此恩此德。何日忘之。璇姑忙跪下道。姐姐不棄。鄙妻方是。聖賢學問。愚妹何知。亦庶幾愚者千慮之一耳。說罷。相扶而起。重複入席。此時大奶奶尊敬璇姑。幾如父母。璇姑見大奶奶易於轉圜。親之亦真。如骨肉。石氏璇姑一席之談。竟代得那淫孽孽滿心。歡顏直不是酒逢知己話。到後幾不覺月是。當離方纔罷席。

大奶奶起身時向璇姑謝之。又謝進去備細述與公子聽了。又苦切勸諫一番。公子如大夢初醒。深悔從前遂打算要回去。道士大奶奶道：「是該回。但這些好徒不可直逐。須得婉轉。方好。」公子道：「我實因心在璇姑。這幾月來。朔後望前的期。期俱沒有過去。如今只消吩咐丹童。透個風信。說我因憂傷人口。疾病纏綿。將來不修煉了。他們自然辭去。這不是善為之法麼？」大奶奶點頭稱善。因授意丹童隔了幾日。果然。丹童辭去。說要往天台。公子各致程儀厚餞。而別。晶靜等出來。就去拜着新仁。述知連公子灰心之事。新仁道：「修煉之事。第一要有定力。這種沒個懂的人。如何學習？」前日我同魏師去拜那一種冷落光景。若不從前相與。竟與他不得開交。三位原係故交。且屈在舍下。叨教一二。晶靜等此來。原為下榻之計。因謝了新仁。同進丹房。程來。丹房中除魏少陽之外。先有五个道士。連這晶靜等。共是九人。當夜備酒。接風暢飲。至二更而罷。次日。晶元把璇姑之事。告知新仁。以為勢見之禮。新仁是色中餓鬼。聽見有如此美女。喜得抓耳撓腮。滿心奇癢。說道：「晶元。兄你有招魂之法。今晚且攝來一見。然後用計。取之。」晶元道：「小道術尚未精時。常要召不止來。故前日沒為連君下此一著。新仁道：「現有魏師在此。他說是百召百靈的。兄可即為我致意。且晶元忙與少陽說知。少陽道：「連君所圖之人。本不應奪其所好。但他前番有心。將我侮慢。其情可恨。且已叛教。便非同道。當為公子致之。」新仁聞言大喜。是晚即打掃一間靜室。鋪好床帳。備下一切應用。法物。魏道步罡踏斗。焚化硃符。口中念念有詞。把寶劍向空劈劃。喝聲道：「疾！」霎時起陣香風。風過處。現出一美貌女子。高挽雲鬟。低垂蓮藕。手執一枝。見色猶哭。款起朱唇。道：「法師有何法旨？」魏道：「把令牌一拍。說道：『吾奉南嶽夫人之命。速往仁和縣連城家中。召取劉璇姑生魂。至壇勿得有違。』」那女子答應一聲。倏然不見。候了半晌。魏道正要焚他。催行那女子。已降壇前。回覆道：「那璇姑本係貴人。且心正無邪。凜然難犯。此魂攝之。不至將來。做令魏道睜圓兩眼。連擊令牌。喝道：「令出難違。速往召來。如再不至。依律施行。」那女子感着眉頭。去了。新仁與晶元屏息而待。少頃。壁上忽發一道白光。光中現出一個女子。簪釵絡繹。羅綺繽紛。向壇中款款行來。魏道見那縹緲之狀。知是生魂。已至今。新仁向前迎接。晶元偷眼看時。見那女子滿面脂粉。體態妖嬈。却並非出色暗忖道：「這等容貌。還在風姨之下。怎連公子驚為天神。豈不可笑？」那新仁喜孜孜。滿面春風。欲袖恭身上前迎接。不料定睛一看。竟見目定口呆。罔知所指。那女子見了。新仁不覺刷起雙眉。怒容拘魏道。見這光景。好生疑詫。只見新仁脹紅了臉。說道：「這是拙荆師父。怎去攝出他來？」弟子羞愧欲死。快請吾師放回。魏道聽了。老大沒趣。慌忙焚化道符。把魂退去。向新仁深致不安。道：「女鬼可惡極了。當牒之。都重治其罪。如今貧道坐召。請一有力之神。來攝憑你。大貴之魂。也不能違逆的了。於是重復焚香。叩齒書符。結印虔心禮請。一連化了三道硃符。只見滿室有光。異香馥郁。梁間起一派樂音。地下鋪幾層花雨。一陣香烟霧氣中。現出一位美人。頭戴寶冠。身穿縷絡。手中執着一枝青色魂幡。四邊掛有垂旒。上面照着寶蓋。口中欲吐鳳音。道士相請。有何見示。魏道起身拱手。道：「貧道奉南嶽夫人之令。遣倩女去攝取仁和縣連城家中劉璇姑生魂。因彼力薄。未致故。特啟請娘娘。望即為一行。那娘娘手執魂幡。招颺而去。等了許久。不見影響。新仁請發催符。少陽道：「且慢。這是西漢王夫人尊為帝妃。不可遽發。催伊南岳夫人王官天下女人。魂魄夫人。豈敢違逆？」消靜候。必攝生魂至壇也。晶元道：「弟子所召魏仗。俱執皂旛。何故這娘娘手中却執青幡？」魏道答道：「皂旛能召一切。」

女魂惟大貴之魂便不能致故特請王夫人以青橘召之耳正說不完忽從窗外刮起一陣怪風把八角窗櫺一齊吹開壇中那枝畫燭便自直滅下去魏道急取寶劍劈劃燭燭復明只見風中捲進一個姣婦女赤着身軀頸裡繞着一條鸞帶兩隻眼睛一個舌頭拖出來竟有尺許嚇得斬仁渾身發抖那聶元賢煞省見大叫一聲仰跌在地口吐白沫不知人事正是

萬般孽障從心現

一片疑團着鬼迷

總評

璇姑之詩局外者見之尚有瞿然悚畏之念況連城之局中且連遭淫禍者乎初看如兜心一拳細看如冰水澆背自非下愚不移必有翻然悔悟之機非作者強情就法也而立地翻空已另換一番世界奇文太文

良心一現身于頓然疲乏理極精微書中屢示此義讀者最宜著眼勿負作者垂教苦心

璇姑降禍之人李四嫂從鳳姨數起而大奶奶更首推春紅始知春紅鳳姨之死特為璇姑療治連城之藥物耳然非公子有推天算地之言四嫂即無疑及璇姑降禍之意方公子有屋漏時正當作惡之初而已伏悔罪反正之根文心之龍蟠虎卧如此文法之草蛇灰線如此

公子之病因良心發現而起得璇姑親口赦文其病自愈乃理有一定非事有湊巧也作者下此四字似欠斟酌不知理固有定而事不湊巧未必速效今且一日好是一日至初九而病已霍然非湊巧乎無此四字便死便滯有此四字便活便圓春紅青備賢者于於此書每吹毛以求而疵類卒不可得如此者不一而足聊於此乎發之

璇姑規正一段直屬龜鑑兼以敬信畏服故入耳如轉圜大奶奶結拜之意止求免禍而因以反邪皈正乃更得禍在事為意外之幸在文為意外之奇

文章不入人意中則不正不出人意外則不奇不正則無情不奇則無文惟入人意中而復出人意意外而仍入人意中乃為情文交至如連城百計圖謀璇姑而忽百拜受歲此一意外也璇姑拒連城非彼即此勢不兩立而忽代籌遠福免患之計此一意外也

大奶奶與璇姑風馬不及而忽結拜姊妹此又一意外也奇莫奇於此矣而按之時勢有一毫不合於情理者乎情文交至此所由卓絕古今也

召魂本屬荒誕而書傳頗載其事故以屢召不驗破之或曰青橘見播倩女王夫人有形有色是助其荒誕也破於何有子曰疑心生暗鬼邪心呈幻境青橘是播倩女王夫人皆彼疑者邪者妄名之妄見之耳即新妻連妾亦彼疑者邪者妄致之妄驚之耳但以屢召不驗破之即有其術亦復何益非破而何書中正無邪四字正破一切幻術秘訣必曰本無幻術是又少所見而多所怪者矣

新千戶雙賺鵲橋仙

劉大娘三犯江兒水

那女子解下頸中鸞帶便向聶元勳中套索新仁也是抖擻在地虧得魏道胆大猛喝一聲仗手中寶劍劈來劈面砍去那女鬼緣搭了聶元一陣旋風旋至意外去了魏道定一心扶起新仁喊醒聶元急急的退了神將化了紙錢散却壇場掃扶別處坐臥大家定了一回吃了些湯水回過氣來魏道自言自語猜疑不定說道這道自學術這百百靈靈今日竟不不動這破姑及弄得許多異事奇怪極了新仁道破姑生魂不召反召出死鬼來聶兄平日極會說硬話的兼有五雷天心正法怎比小弟更自害怕聶元道公子不認他還不打緊小道認得他的志不害怕說到那裡便把臉脹紅了新仁道聶兄認得他是何人聶元道此連君之妾鳳姨也曾至丹房拜禮呂祖以此認識新仁沉吟道吾師奉教行法符師敢於抗違此是何故少陽道此教因攝女魂故所差符使皆屬女魂倩女離魂王夫人魂見故為教中符使貴而楊太真張麗華而薛濤長安女兒輩凡以魂會過生人者亦皆得為符使這些女子一味嬌痴不比神將恪守功令那掌教夫人又是極憐惜這班女魂的貧道既奉他教也只得從寬發放以致驕蹇難仰但這破姑以帝妃勢力尚不能攝致其魂恐難唾手得之耳新士變色道我們將來還要驚天動地做出一番事業若一介貧姓尚不能安宜不使英雄解體吾師不必過慮我當探囊取之少陽忙改口道以公子之神武難以常情而論貧道失言極矣當夜不歡而散次日新仁傳齊心服令其各出奇計有說該令海島中兵將去劫搶的有說該用法華庵尼姑去誘騙的有說叫紅巾力士去昇真的有說請大法王或大真人去幻化的只有新仁第一親信之人名喚單謀却拱手靜听默無一言新仁喝退眾獨留單謀問道眾人紛紛獻策吾兄足智多謀何獨默然必有奇計望即賜教單謀道眾人之論非勞師動眾即曠日持久至此等小事而上清法王真人真割雞而用牛刀也依着門下主見只消費一張紙兒在兩日內包管送道府中

所憑發落新仁大喜請教單謀附耳說了凡句新仁撫掌稱善道此明修棧道暗度陳倉之計也連忙吩咐家人行事去了這裡新仁自與聶元抓空搗鬼攝台破姑那邊破姑却與石氏心安睡穩惡夢也不曾做一個直到這日午刻以後忽所門外人聲鼎沸鑼聲震天不知何事只見一個丫環提着一茶壺擡在桌上說道不好了後面柴房裡失了火了這丫環話沒說完飛跑而去破姑推窗看時果見後面遠處火光直罩與石氏相顧失色听着大衙裡住房女人都亂跑進去看火張媽道我老兒身子不好也趕進去則甚又舒不動火鈎發不動火銳離着這哩料想還燒不到這裡來破姑道就燒不到這裡來也怕裡面人受累啊呀這火勢一發大了正在着急猛然擁進五個差人手裡提看鐵鍊颺一颺牌票便把石氏破姑劈頭套鎖口稱奉錢塘縣捕批拿捉盜犯劉大家屬犯着就走石氏與破姑如青天忽降霹靂極得大聲叫屈張媽走過來也在那邊房裡叫喊那差人吆喝道劉大做了江洋太盜現押在縣裡老爺坐在堂上立等家屬去收監你這老婆子想是富家停會就來舒你哩一頭說一頭把石氏破姑拖出牆門推入兩乘轎內吩咐抬到錢塘縣去那轎夫答應一聲抬上肩如飛而去破姑在轎中一會驚魂略定暗想哥哥哥豈為盜之人必係仇家陷害我到官去當以死爭不可徒然驚慌致官府及道情虛又想說道

連府牆門就要舒人也該通知今子怎絕無人阻攔却是了後邊失火大街裡人尚且都去省救門上人自然走空所以容他直入忽然轉過念頭來這這笑火拿人如此凌巧莫非是奸人設謀正想不了抬起頭來戶見已到荒野之地失驚道錢塘縣衙門自在城裡怎拍到這等地方來真為奸人設計搶劫無疑惟有一死而已的了不一會抬頭看到河邊戶見一隻船上許多水手七八人腳在那裡打撈一乘空輪歇在岸上那兩個轎夫道不要放出轎來一個已是跳了河了璇姑安心就死明知石氏投水却不甚苦正待解帶自縊早有兩個粗蠢僕夫向轎中各人拉着一條臂膊扯扶上船璇姑也要投河却被兩婦夾住如銅牆鐵壁一般休想爭動分毫戶得任他推入船艙心裏方纔酸痛石氏上船時也有僕婦來攙扶却未防備被璇姑走上船來便縱身往河中一跳船上人拉救不及水急勢溜一直落出江口被浪一湧便直湧入江岸蘆葦之中石氏一手拉住了幾根蘆葦死力往岸上爬去爬了數十步站得住腳吐出些清水喘息了一會天已漸黑忽然想起我丈夫雖不為盜出門半載音信杳然死生未卜我一個孤身女子在此荒郊何所投奔縱然逃出性命遇着不良之人強行姦辱豈不污了名節到那時尋死便是遲了因立起身來就往江中走去却又想起夫妻恩愛姑嫂情分起來嗚嗚咽咽哭有兩個更次哭住了細細打算除死之外更無別法正想復掉起來猛被一陣冷風把渾身浸透的溼氣直逼進去心坎中忽地一水竟水死了去死得多時又被一陣風提將轉來此時奇冷愈不可當渾身一抖抖得四肢百骸寸寸節節都有聲响滿口牙齒咬對兒廝打更是打不上來牽得上下艱牙一片的強痛石氏大哭一聲發狠的掙將起來望着江中沒命的亂跳下去被浪頭一裹入江去了石氏在江裏來裹去不知裹有多少路兒忽被一陣急浪半空擲起直落到一隻船頭邊來那船上水手正舒着棹料裡來船瞥見江中冒起甚物隨手將篙一挽却挽住了石氏腰間帶子拖出水面見是女屍碎了一口唾沫就要灑放下去頭艙一個客人看有仔細連忙喝住道救人一命這女人莫非可救你且拉上船來看個明白我自賞你那水手便用力一提提上船頭見是一個美貌女子面失如生未經白脹說道像是初下水的不知可救得活那客人看四船內道姑說道你們出家人慈悲為本出來救這女人一救道姑瞪着眼兒听那客人說道如救得活我出香金一兩救不活也出三錢便一齊跑了出來那客人教他把石氏身軀覆轉雙手從腰脇間提起把頭倒撞下去一會子就吐出許多清水三個道姑雖是幫着用力已提不動那客急急忙提出一張小凳教把石氏俯眠在上卡子一會又吐出好些清水石氏便回過氣來叫一聲淹死我也那客人大喜道好了活了女師父們快快進去替他解脫衣裙就着你們鋪蓋裹着他便不妨事了道姑歡喜答應拉扶進去那客人隨身一個童兒斜出些簪釵佛手遞與道姑又向水手說方纔我打的燒酒快倒一杯給這女人吃一面在稍馬中取出五百文錢賞了水手一面打開銀包稱了一兩銀子送與道姑另外拈了半截銀子給道姑作盤纏令其領回問明根腳交付親人再三叮嚀那道姑水手一心感謝自不消說合船人也都歌功頌德贊嘆不絕石氏裹在被中略有暖氣又被燒酒一杯頓覺周身活絡起來道姑又把簪釵佛手接連遞給石氏嚼嚙下去肚中一陣響動氣血更是和活剛得睜開眼來船已到岸眾客手忙腳亂紛紛上涯獨剩石氏合三個道姑船家道通幽師父這大娘沒衣服替換快些叫乘轎子原裹着這被兒去罷道姑道我們盤纏用多了那有轎錢替他打發那打撈的水手

瞧着眼道那相公一兩頭呢另外那半截果有二兩多銀子够這大娘吃半年呢親人來訪還有謝儀這七八文轎錢就不肯出真個出家人慈悲為本那位相公說的不錯那道姑脹紅了臉無言可答只得叫了一乘轎子石氏方知船中有人出銀撈救到了巷門首道姑連忙進去討出一件衲襖一條布裙石氏在轎中穿好挽一挽頭髮走出轎來見匾額上大書滴露宮三字進到大殿却是供着觀音真武三官神像石氏不及禮拜隨着道姑轉過側首一層來廚下走進一個小道姑遞過匙鑰開進房去道姑讓石氏坐下自去神前點香禮拜石氏着那房時收拾得甚是清雅牀鋪亦且潔淨香具茶具簪齒牙牌等類擺設完全任住女花鳥山水真草等字糊掛整齊暗想這等鋪排豈是苦心焚修之人輪轉一會就是跟隨在船的老姑搬進飯來那兩個道姑便來陪侍石氏一面拜謝他救命之恩一面問他法號年歲那長些答道貧道今年三十二歲法名通幽這是師弟今年二十三歲法名通微請問護法姓氏尊居何處因何事投江石氏不敢實說含糊道奴家姓朱住在江西是同夫在船失足落水的道姑也不再問吃完了飯叫老道姑爬了一爐火灰給石氏烘烤烤鞋脚石氏摸那袴時已經曬乾了因把衣裙擦好烘烤一面鞋脚一面問那通幽道船中有一位相公出銀相救道姑可知道他的姓名住處通幽道那位相公姓匡是吳江人在江西遊了滕王閣回來的石氏跌足失聲道這却當面錯過通幽道你真非認得他怎這相公又不認得你石氏道認是不認得他他的好友姓文的却與我是親戚正要丟投奔他豈非當面錯過了那通幽頓了一頓說道那匡相公還要游湖正要耽擱哩把嘴向通微一啾道他不是與那老客人說的要寓在捨仔地方一時忘記不起來通微道他說要寓在淨慈寺你又忘記了通幽拍手歡喜道不差是慈淨寺石氏也喜道姑娘可有甚熟人去尋一尋奴家有事央及這匡相公哩通幽道尋是不難只怕尋了來你又說得不頂真他不認起來却教我討這老大沒趣你可知那匡相公有多少年紀何等身材有鬚子沒鬚子是光臉是麻臉呢石氏道這也是要慮的莫非不是這匡相公那匡相公年紀身材面貌奴家都不知道是那姓文的曾說了他的好友為人仗義輸財最愛尋山問水奴家因姑娘說道匡相公去游滕王閣又出銀救我故疑心是他如今只要去問若是文素臣相公的好友就同了他來若不是也就罷了通幽歡喜道這便是了我替你央起人來者都不要性急他左右要在湖上耽擱哩是夜通幽與石氏同宿石氏聞着那牀上一種香氣又見通幽通微都有幾分姿色且體態妖嬈風情流動心裡懷着鬼胎巴不得匡生到來打耳跳出火坑真等兩三日纔有人去尋又說是正值匡生出游未過日間常有閒人窺探更深時聞男人笑語石氏晝夜提防非常焦急等兩日一發說是往靈隱天竺一帶去了直至十日以後通微方纔領了一個人進來生得白白淨淨穿著一身華麗衣服向石氏深深一揖定睛細看石氏脹紅了臉回了一禮問通微道這就是在船上出銀撈救奴家的吳江匡相公嗎通微道怎麼不是貧道冰他厚賜還感謝不盡哩那人道小生本性揮金如土這些小事何足掛齒石氏慌忙拜謝那人回禮起來繼問道據這女師父說小娘子與文朋友是親戚小生因未與小娘子謀面却未能輕信請問敝友叫甚名字少年紀住吳江在什麼地方與小娘子是何親戚什麼稱呼說得對對小娘子或有緩急都在小生身上石氏道文相公名字一時忘記住在吳江城裡也不知是甚地名今年二十四歲奴家姑娘計他為妾所以說是親戚那人沉吟着自言自語道如此說來是我好友文素臣